

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載盡戊戌唐肅宗

乾元元年凡十一年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廵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廵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佗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

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五月羣臣上尊

號。賜安祿山鐵券。以楊釗判度支事

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伯茲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使上心蕩而益奢人情怨而成禍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揚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冬十一

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

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鉅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推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佗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改

會昌縣曰昭應 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十二月

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雲南

唐玄宗



王歸義死子閣羅

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物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

奉璋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胡氏曰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

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之也五

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驥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驥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祖及諸帝后號謚言金星洞有王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六月加聖

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

曰孝和睿宗曰玄真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范氏

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謀之則

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

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

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

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

莫若使各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哥舒翰攻

吐蕃石堡城拔之哥舒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

庚寅

二人請三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成應龍城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羣臣請加尊號凡十始禘祫于太清宮

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二月

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

制罷封祀○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初吉

郡王唐將帥封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

採訪處置使○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鄴公

妙寶真符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山洞

安祿山入朝祿山屢誘

冬十月得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賜楊釗名

錢樣千緡

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

兄弟官爵

張易之兄弟

賜楊釗名

錢樣千緡

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

兄弟官爵

張易之兄弟

玄宗

國忠

剗以圖讖有金

南詔反陷雲南郡

忠德

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

主從者羊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為

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襖祿山裹之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賊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

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啟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高仙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

初吐火羅葉護遣使表稱竭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仙芝遂破竭師虜其王又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皆入其家至是入朝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勢面請留己制復留之

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

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公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奢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指

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佗鎮消末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
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
可勝言哉。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
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
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
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
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
商胡販鬻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
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珩向潤容李
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
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
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鬻草根
求活耶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笺奏莊治簿書承
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常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
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劔南節度鮮

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
俘略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

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揚國忠掩其敗狀
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
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出世事唐受
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
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揚國
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
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
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擊大食
敗績高仙芝之虜石國王子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告仙
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
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
亡略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諾之曰避
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
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
仙芝以秀實兼都知
兵馬使為己判官
秋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
安

祿山討契丹大敗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
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
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
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

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鄉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冬十一月以楊

國忠領劔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

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揚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鉉錫所鑄及穿冗者皆聽用之

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羞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

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乃帥所部改吏兵刑部為文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武憲部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鉉伏誅

鉉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鉉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鉉弟戶部郎中緝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鉉恐事泄捕得托以佗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話之私庭鉉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緝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而授緝使捕之鉉意緝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季鄰等捕縡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鉉必預謀上以鉉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命特原緝不問使國忠諷鉉表請罪之鉉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鉉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鉉賜自盡緝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鉉實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范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必壅雍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而益已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與利之厚民胥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取壽昌之常平不為培克

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

會李默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

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鉷為大夫不悅遂深探刑絳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

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秋八月上復幸左藏 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

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國忠屬吏率以鳳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

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適不知所為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

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薨上晚年自恃承

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

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

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頓指氣

使莫不震懼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謂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

泰山吾以為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

以吉温為御史中丞 楊國忠薦之也温詣嵩山

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温韉馬出驛數十步温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可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 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常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

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自是為怨愈深

十一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關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關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一月

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

落降者詣問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皆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取含珠襖金囊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賜

希烈國忠爵許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 秋八月以可哥舒

翰兼河西節度使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坪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冬十月

帝如華清宮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

王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邑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繁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

玄宗

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第以中書舍人

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

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嵩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十二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臣本胡人

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

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增草制揚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

尚書張均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

以事上而不與七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胡氏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

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而可乎哉以安祿山為閑廐羣

牧使

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上亦加尊號以楊國忠

為司空○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安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

契丹等勳効甚多乞趨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祿山辭歸

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揚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佗人不**夏六月朔日**知必張垺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垺官

食不盡如鈞

胡氏曰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今明皇享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蝕盡之象也先是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鈞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問日食且十天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成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鈞為寵揚太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巴尤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已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佗車而正之其**劍南留後李宓**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

擊南詔敗沒

交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必糧盡士卒瘡痍飢死什十

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范氏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胡氏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計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矣其能免乎。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氏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茲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秋八月陳希烈罷能以韋見素同平**不亦宜哉

章事

揚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

關中大饑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兩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

兩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冬閏十一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月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温為豐陽長史

東河

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揚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賦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

發貶陟桂嶺尉温豐陽長史安祿山為

戶部奏郡縣

戶口之數

六郡三百二十萬九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

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胡氏曰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或謂自古人主養民至千萬戶則止矣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

然者堯舜禹啓太平三百餘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計其生齒豈止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札瘥兵革之禍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戶口雖多而身自毀之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揚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

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

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佗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翹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

入朝

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

哥舒翰

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

備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禄山反狀禄山
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禄山禄山愈懼上以其子成
昏手詔召禄山觀禮禄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
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入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
變奏請諭禄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
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世上託以
佗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禄山如珣策禄山
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禄山之必反而不為之備可謂迷而
不悟矣或曰禄山兵精雖為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
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
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燥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區
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倣擾亦安有播遷之辱
哉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
哉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
冬十月帝如
華清宮
十一月安禄山反遣封常清如

東京募兵以禦之

禄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

然後作亂會揚國忠屢言禄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
反以取信於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
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禄山詠為敕書示諸
將曰有密旨令禄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眾愕然相顧莫
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
賈循守范陽吕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大閱誓眾引
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
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禄山定反乃
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禄山耳將
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
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
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
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
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等十二郡諸郡當賊衝者皆

置防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

屯陝 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

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 祿山陷靈昌及

陳留殺張介然 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緝約敗船及草

張介然至陳留纜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眾恟懼不能守

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

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 制

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 ○ 祿山陷滎陽

殺其太守崔無詖 ○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

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

丞盧弈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

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

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

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愷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

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

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

失節夫復何恨弈懷恨之子也 高仙芝退保潼關

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眾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

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

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

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

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

亦稍集 東平太守吳士祗起兵討賊 祿山

玄宗示

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穎王璿為劔南節

度使

二王皆不出閣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有崔圓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

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

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

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數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論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

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滄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十或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殺高仙

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

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賊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救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救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救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狂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

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
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
光主步無所統壹翰用法嚴祿山遣兵寇振武郭
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

進圍雲中拔馬邑○常山太守顏杲卿起

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表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者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程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

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吐蕃贊普乞梨蘇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死子娑悉立

十五載肅宗皇帝春正月安祿山僭號祿山自稱

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張以李隨為

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賊將史

玄宗

申丙

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

饒陽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

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

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

起兵纒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

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

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表獲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

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

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

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

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

比何負於汝而反我出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

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

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獲謙縛而高之二人比死罵不絕

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

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

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暉

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胡氏曰杲卿拒

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

大憝矣曾未十日反賊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

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

前若車奔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又曰致亂者李

林甫揚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

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

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

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

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

明戰大敗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

玄宗

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
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
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
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
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
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
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
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
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
千匿旗鼓並水備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
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
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
百人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

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
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
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
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
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
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
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
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
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
追之獲胡兵二千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
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
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
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
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
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
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
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
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明
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
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
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

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
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
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
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彞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
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
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
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
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
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
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
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
署魏郡太守表知秦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以

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

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
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
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
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
資級清何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
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胡氏曰真

卿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
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
則又甚矣真卿為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
不及方果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果卿若
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
乃可以自備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果卿既失
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
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眾人之功歸之不以
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

夏四月郭子儀

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

郡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

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遣使告急於子儀子儀引
兵自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番漢步騎共十餘萬
與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
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如博陵以博陵降官軍
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
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攻趙郡城
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乘收還之民大悅子儀生擒

四千入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以來瑱為潁川

太守揚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錫及蕭昕錫昕薦瑱以為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以

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

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以魏王巨為河南節

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垺薦魏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五

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

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

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

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

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

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无不搖心祿山

大懼召高尚嚴莊詔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

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

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六月哥舒翰與賊

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是時天下以揚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

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

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

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无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

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无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

玄宗

宗

宗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
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
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
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
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
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
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
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
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
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
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輶車數十乘塞
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輶
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
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
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
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
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
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
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

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范氏曰國忠既激祿
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
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
族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
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
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
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帝出
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之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奔蜀

哥舒翰麾下相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

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
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
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
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
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
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
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諭眾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
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
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
其可醜也夫○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

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循入朝
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
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
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歸路高
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
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范氏曰上下
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
旦失國出奔不四千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
可持乎。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
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
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
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
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
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
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
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于馬嵬揚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

次

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
告大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進國忠馬訴以無食
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於驛門
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誼謹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
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
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
立父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眾怒難犯
安危在畧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
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
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
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真
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
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討國忠妻

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

發馬嵬

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
圖去就眾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
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其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
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

唐宗

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青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淑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旆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倓倓皆太子

帝至扶風 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芟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父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鼓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勢稍振

將克扶風而守之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祭安慶宗

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彥將相憲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垆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垆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沂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旣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

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此行亦無追迫之患

唐玄宗

郭子儀

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龍襄范陽不克

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

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洎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

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借來迨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

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均代之均拜謝既而不用故均懷快快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

裴冕同平章事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李函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

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北萬里一時也乃使函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

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

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

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

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尊馬嵬之命不許歲五上

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

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

為長父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

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

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

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父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

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取行而裴冕諸

肅宗

人所能良娣曰蒼粹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
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
之時上以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

是益憐之
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
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

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上
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

相○賊兵寇扶風薛景仙擊破之○安祿

山遣高嵩使河隴大震關使郭英又斬之

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縉
綵誘河隴將士英又斬之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

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揚國忠惡
之奏徙蘄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
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
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必為右相必固辭曰陛下待以賓

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鄴侯帝之
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拔總州
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
蒙不正之責此必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河

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

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
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
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

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
馬李栖筠發兵七千
改扶風為鳳翔郡○上皇

勸以忠義而遣之

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
千三百人而已
人之孤潮圍雍丘張巡

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
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

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
向在潮漸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聞潮聞上皇

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
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

肅宗

將士朝之人人皆位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
勸城中矢盡巡縛橐為千人餘被以黑衣夜繼城下朝兵
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繼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所劔營朝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劔益兵
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朝相聞語未絕賊弩射
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朝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
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
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
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眾凡胡兵
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
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城而已乎常

山諸將討殺太守王侑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

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無
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
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
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勳
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
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

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
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
自安譬如倒持劔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
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
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
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

子儀等將

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
城何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向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
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
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救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
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服粟其後上謂李泌曰今
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
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
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

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鄴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士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蘭賀

討賊○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賀蘭

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

以為租庸使史思明陷九門○上皇遣使奉冊寶

如靈武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

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史思明陷藁城○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

洛陽初上皇每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街

孟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

往往歎欷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

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惟

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持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箭之心卒致鑿壤播越生民塗炭乃知

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

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衣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

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

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九月

取上律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

唐肅宗

李必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
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必
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
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
倏聞之謝必曰此固倏之心也上與必出行軍軍士指之
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必曰
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必不得已
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必爲侍謀
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必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儕艱
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必乃受必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
天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
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
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
晚無虛刻上悉使送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同
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必掌之

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

衆至是說誘九姓六州諸胡數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
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
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遣使徵兵回紇上雖用
服粟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遣使徵兵回紇上雖用
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采爲敦
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
論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必勸上且幸彭原
俟西北兵將至進幸

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解
舍監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必言諸軍奏報
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必
范氏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立
墟此痛以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
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寶冊至自成都

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實於別殿朝夕

事之如定省之禮胡氏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
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
襲吾誰欺欺天乎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

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位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雖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願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如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蹠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顏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

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耶制諫官言事

勿白宰相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皆先白宰相退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

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冬

十月朔日食既而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

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

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借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

事則雖有其象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而無其應矣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併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以

王鴉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益法用以饒

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

斜敗績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技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

在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
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
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
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
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統大權
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
為乎上由是疎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
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
咸陽之陳儔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入畜大亂死傷四萬
餘人上大怒李似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范氏曰
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
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
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
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

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使兩騎齎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父野
波攻平原賴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
之淮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胡氏曰承恩始以無詔命不
從常山諸將之請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
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
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
從常山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思明之拜則尤不
若用仙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
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
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
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
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
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
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
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
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
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

永王璘反上白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

肅宗

肅宗

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摠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

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

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璘為淮南西道節

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公江東下

只郡太守李希言平牒璘詰之璘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吳

郡李廣球襲廣陵破其兵於當塗江淮大震高回紇遣

適與來璘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

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

同羅破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

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勇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

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

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

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

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

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

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

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

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

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

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

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必建寧王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

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

戰斬克河南節度使璉王巨屯鹿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

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

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救以巡為何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遣使誦號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勝聞亂使書責巨巨竟不應事自將兵五千入援吐蕃番陷威戎等軍凡陷軍一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

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

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闔豎李緒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緒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緒兒亦許諸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緒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

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殺建寧王倓

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必出以告廣平王倓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擢謀去輔國及良娣必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懣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帝如保定

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

彌擊破之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彌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眾不滿萬人諸將皆懼

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與役
是先天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
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
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
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
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
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
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
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
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
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
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
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賊將尹子奇寇睢陽

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

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
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
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三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郭初

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
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聞籌畫一出於巡
賊遂夜遁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
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
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
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為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醜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

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
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
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
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持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
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巴老之師其勢必克兩
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伺
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
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

於晨昏之繼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江南採訪

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

合兵討璘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
先遣兵擒殺之

卿為左相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

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卿也用九齡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

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

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勸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高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

夏
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肅宗

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與賊戰于清溝敗績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

郭英又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劫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

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

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

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

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

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

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

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

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纒

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

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

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

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罷以張鎬同平章事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

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

指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

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

人為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

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

度使魯員奔襄陽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

東道節度使魯員於南陽城中

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

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

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

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

賊不敢逼城中大喜是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

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

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

漢賴昺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賤郭子儀為左僕射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救免死

自劾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

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

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肅宗

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
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
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
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
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
以爲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
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
少利豈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况去榮末技又
非陝郡之所以存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寇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
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
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
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諸鑿
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
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
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木置連鑿大
鑿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
以上囊積柴爲登道欲登城巡以松明乾蒿投之積上
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伏其

自中四

世五

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
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餘人時許叔冀在
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
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
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
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
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
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位下霽雲
去至寧陵與賊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
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
救皆勵哭賊圍益急初房瑄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
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
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
叔冀所襲也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
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真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
聽命可也遲疑異便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瑄若知進明
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爲才則不當用私以
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以

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蔡希德寇上黨執

肅宗

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

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拔至退還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九月廣平

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

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器聲不止僕固

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土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澁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遣

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

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慈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便命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

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父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
遽去必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
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
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
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按之前乎
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
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
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
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
父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
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
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
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
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
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位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
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指將來
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
酷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
天后不聽賢亦發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
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

四四

六二

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
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
姊忌而譖之故必言及之必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
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
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必
告之曰皆卿力也胡氏曰鄰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
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姊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
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
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必反復數百言
而肅宗終不諭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
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
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矣烏
乎鄰侯亦可謂得也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子儀引蕃

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獻俘百
餘人敕皆斬之李勉言於上曰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
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

冬十月尹子

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父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

肅宗

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顛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向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爲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盧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犄角之助而已若李泌歸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爲患者也

李泌歸

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

衡山必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

帝發

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胡氏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計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矣。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

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

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郡。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

又召募河北諸郡人，以甄濟為祕書郎，蘇源明

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知制誥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俟以

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

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採訪

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

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

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

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俟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

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

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

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

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遣回紇

綸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於長樂殿。

上在

更以粟為九廟主。至

是朝享於長樂殿。

十一月上，上皇還西京。

上皇

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

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邪？既啓

其端，於是露刃而劫遷者，與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

不得考其死，漸坐于是矣。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

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

下。

肅宗

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居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始涕泣受之范氏曰肅宗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至是而屑屑然為末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救天下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推與安是為孝亦已悖矣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推與安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

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
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

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眾以弱制疆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寡擊眾以弱制疆保江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蜀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上上皇尊號。以良娣張氏

為淑妃。史思明高秀巖各以其所部來降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思思明之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取仁智說思明日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
 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
 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
 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惟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皆國從偽律皆應

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動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洵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洵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洵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掉恨矢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司馬公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

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壘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洵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與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置左右神武軍**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故妃韋氏卒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

上皇尊號○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

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大**

赦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三月徙楚王俶為成**

王○立淑妃張氏為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

察使○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

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以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立成王俶

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與王召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

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崔圓

李麟罷以王瓌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與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

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揚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

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

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

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表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

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六月立太一壇

從王瓌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崇

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

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初行新曆

韓穎

也所造貶房瑄為幽州刺史

瑄既失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

文盈門上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

惡而貶之彌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

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

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取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范氏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

御史中丞第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國公主五琦之謀也

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

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

節度討安慶緒以官官魚朝恩為觀軍容

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

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臯與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何南桂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何東李光弼澤路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

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闖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

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兵皆會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

陷之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奭崔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慶也既死眾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

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茂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

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
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
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
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五

起巳亥唐肅宗乾元二年 盡戊午唐代

宗大曆十三年 凡二十年

巳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

擊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技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眾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

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太后尊號上以問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

壅障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陶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趨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曾貝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推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何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儕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

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言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

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叔苗晉卿王

其土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與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
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處
邏李揆曰西漢以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
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
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惟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
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
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
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
輔國一持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
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
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
追攝頃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為鄭陳賴亳節度使
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自陳取與安祿山同姓賜

姓李回紇毗伽闕可汗死
子登里可汗立

五月賊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與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

飛龍旣敕監察御史孫蓋鞠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
鞠之與蓋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之若虛希輔國意歸
罪夫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
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
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蓋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
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
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

秋七月

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

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

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
羅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

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疆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眾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初僮關之

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投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免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

賜僕固
今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懷恩爵太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國公主歸京師
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八月襄州將康

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諭楚

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張嘉延襲破荊州節度使杜鴻博棄城走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冬

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南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路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揜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化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何陽有兵二萬糧纒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

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向陽使騎將劉龍仙挑
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
弼曰此非大將所為禪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
志固問所領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
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
步攘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
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
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
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俗之循環不
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
見之悉浮度河盡驅入城思明怒焚火船欲燒浮橋光弼
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羶裹鐵義置其首以迎火
船而義之船不得進頃吏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
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
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
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
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仗以
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
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
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

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向易也光弼
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
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
之矣思明復攻向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
之可乎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
明日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出
奇兵夾擊殺傷甚眾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壘
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菲元禮出勁
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壘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
禮曰中丞視賊填壘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
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壘何為禁
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
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
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軍破之乃命出戰及
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
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
望吾旗而戰吾賊旗綏任爾擇利吾急麾旗三至地則萬
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
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

肅宗

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
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
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
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胡氏曰中諱之戰李
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掎角賊
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
子儀以渾供重厚不能為闕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
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小貶
以儆事為務而取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矜者小而所
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
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於枉尋而
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
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

荆襄平之康楚元等眾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貶第五琦為忠州長史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涪州司馬胡氏曰賀蘭

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沒肅宗以此罪之雖殺之于睢陽以謝忠義之奄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却之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

書令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等卷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

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流夷州

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

肅宗

示

史思明於河陽。○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尋以來瑱代之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制以倫為節

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瑒鎮襄陽瑒至維瑾等

降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五月以苗晉卿

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呂諲罷言官官馬上

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諲罷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

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六月桂州破

西原蠻。○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

之。○救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

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較開元錢與乾元小

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興王昭卒昭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

會召薨后幼子定王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

於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

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

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

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

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立禮力士謀不利於

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反不安臣不敢不以

聞上曰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

肅宗

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

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

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位不應會上不豫輔國

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

奏曰皇帝以興慶宮缺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

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

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
輔國共執上皇馬鞍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纒厓老數十人
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
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
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賊遂
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
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
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
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
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命郭子儀
儀出鎮邠州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
制

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
定河北周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
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
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
耶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

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
誅之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
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峒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
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峒及淮東節度使鄧
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賦所出今
之重任展無勳勞一旦恩命如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
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解峒印節以授展
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
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峒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
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峒反州縣莫知所從峒引兵度
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
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眾潰展遂入廣陵遣
屈突孝標徇濠楚王昉略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
北固者李峒悉兵拒守展乃自上疏濟襲下蜀峒軍潰奔
宣城展遂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大清○敕平

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展
李峒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峒曰

尊位食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
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

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恒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儋楚舒和餘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廬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趨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

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

平田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

王昉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廬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皆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

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接麾下皆蕃漢勁卒持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何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以蕭華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呂誼以善政聞李揆與誼不相悅恐其復入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相陰使人求誼過失誼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諾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以其

謀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沔陽殺朝清并不附己者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上表求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

之段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州殺刺史虢王巨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陷劍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奐共攻斬之復以李光弼

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秋七月朔

日食既大星皆見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八月加李輔國兵部

尚書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

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九月置道場於三殿上以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制去尊號

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范氏曰肅宗信禳祈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制除五品

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江淮大饑○冬

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史李藏用江

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告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眾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

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建子月

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受朝賀如正旦儀○貶劉晏為通州刺史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善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

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

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胡氏曰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

降而貫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且晏

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

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

運等使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

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案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

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

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

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

縣不縣制上朝太上皇於西內

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

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

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

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

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

寶應元年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建

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

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校出入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

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恩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

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脩宅夫邪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

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脩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授之

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典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

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卒雲京聞之亦按誅殺節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以

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收眾心恐又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屈疆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

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許固請不巳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二枚 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二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茲為得以感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

太上皇崩 太上皇崩年七崩吉凶之驗亦可觀矣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

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

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父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位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

肅宗

龍廐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
殿官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間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太**

子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持
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
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久專禮之號為尚父而
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
然處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救大**

小錢皆當一 民始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
安之 **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
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
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
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
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充鄭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
大破之先是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聞光弼至乃還光
弼在徐州推軍旅之事自決之眾務悉委判官張修修吏
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

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修抗
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
胡為不言成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神功之過乎 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
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
將吏留已上欲姑息許之裴莪屯穀城既得密救即帥麾
下趣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來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
來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救告示之莪驚惑瑱繼
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
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來瑱相繼叛亂皆朝廷易
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莪篡奪之謀使
莪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倔強阻
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

王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
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
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
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
事忌子儀功

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高任重數諸之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台州表晁作亂○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九月以來真

同平章事○貶裴冕為施州刺史左僕射裴冕為山陵

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

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

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高張忠志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對兵討史朝義時

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

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回紇乃

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厚清

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

初毗伽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上令懷

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

津度河食大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

馬元帥以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

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

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

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

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

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

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諸君向

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曠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

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焉少華遂死諸軍發陝

義鄴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拒陽
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
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
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
理上慰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
勅之 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
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
而去教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大傅胡氏曰不
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公與私特
在利已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指乎夫張后正位中宮猶
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 **十一月**
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為功

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
臣 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契丹王武俊說
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聞不可敵也且吾以
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
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
兵馬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恩有平何朔
使 功請以副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史朝義走至
元帥讓之 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
于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庭王及
田神功辛雲京皆會
進圍朝義於莫州

第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
章事度支等使如故。流來瑱於播州殺
之 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
是藩鎮皆切 齒於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
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
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
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仙遣
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高田承嗣**

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高田承嗣**

唐代宗

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

治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與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

回紇歸國
由任蕃吏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回紇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場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

以梁崇
必有窺河東澤路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

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眾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眾推為帥上不能計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三月葬泰陵喬陵夏四月李光弼遣將

擒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聚眾近二十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為檀平薊為幽州

伯儀將兵討平之德為魏州管滄棣皆屬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紹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場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饒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

條對策二道上策住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

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得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

拯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縮議仍請兼廣學校保

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教禮部具條目以
聞縮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
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
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范氏曰自三代以後
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推揚縮之議
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
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揚縮初議彷彿鄉舉里選
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與廉舉
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廷議之難如此及縮為相可以行
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覺謝之遽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
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顧縮所條其詳不可
見爾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今隨所
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二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
附于後勿於詞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三百字止如此則人
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推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
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事
以杜其詭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
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材之本也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
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秋七月羣臣上

尊號 ○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
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糒師懷恩怒具
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
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
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
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藉陷
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
掃清河曲一也男珍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眾士二也二
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場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
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
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
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撫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
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
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
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
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詔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位誹寃
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

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

遁去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

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緇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

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

銳者皆擢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

食白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大震

關陷蘭鄆河鄆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

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開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

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

以雍王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

儀開廢日父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

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度渭循山而東子

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遇之竟不召見吐

蕃度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

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脅豐

王琪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

無主令公為元帥發立在一言耳子儀責之以兵送行在

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

中蕭然一空晉卿病取家輿入晉之晉卿閉口不言虜

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廷昌曰

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

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

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京

唐代宗

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關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無纖芥于宵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于宵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

十一月前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勸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戮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議大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賤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翹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備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

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俊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悞朝幾危宗社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已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官官呂太一反廣

州討平之○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

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

容旨慰處置使總禁兵苗晉卿裴遵慶

罷以李峴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化貞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吐蕃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漆州元振得罪歸

遣刑部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

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

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

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

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

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邠州別

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

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下誠以立雍王适

為皇太子以魏博為天雄軍從田承嗣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固懷恩反寇太原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

懷恩走雲州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

代宗

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襄恩不
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
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雲州都虞候
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
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
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暉傳首請闕羣臣入賀上
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
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
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
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
李抱真言有驗迂殿中少監范氏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
待人也怨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
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
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劉
晏李峴罷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以

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三月以劉晏為

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

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宮厨
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
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
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夏

五月初行五紀曆○罷孝悌力田及童子

科揚縮奏孝悌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六月罷河中節度

及耀德軍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

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秋七月稅青苧由錢給百官

俸○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廷延不至上

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

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

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

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講定而後戰能以
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
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

營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

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

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

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言戰者斬既而

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屢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眾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

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

沙陁因以為名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

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

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

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

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漿上植市門晞一營大

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

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

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

終今常待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

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拜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

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諱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

德所 十一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

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

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

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

搖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

最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二人於集賢殿待

制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

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取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

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推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

有司不敢以聞如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

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自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

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兵餘以糧儲屏獲之資充疲人負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

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吐蕃遣使請和

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

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旱

米斗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向東租庸

奏事上問推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何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

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劍南節度使嚴

武卒武三鎮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

其境畿內麥稔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

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已希逸好遊畋營塔寺

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勳為節度使懷

宗

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

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

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

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

谷軍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刺趣蓋至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

右所設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眾披靡瑊拔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

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大駭逃者甚眾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

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

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餽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

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
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
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
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
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
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
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
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
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
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
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
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
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
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
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
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
墮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令公誓於是
諸酋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
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
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

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
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
朝恩監之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
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
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
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
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
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党項帥鄭庭郝德等
亦詣鳳翔降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
去賢於數十萬眾力擊鑿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
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
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
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
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
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
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
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密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
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處之
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

何愧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

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 郭子儀還河

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

中 子儀在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漢 漢

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又 初嚴武

崔旰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獲地數百里 奏將軍

武作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 武

共請郭英以為節度使旰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 節

度使會朝廷已除英又英又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 旰

還成都旰辭不至英又怒自將兵攻之大敗而還玄宗之 宗

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又愛其竹 英

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又 旰

反而襲之英又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旰 旰

州牙將李昌巵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 流顧繇於錦

州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 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

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 以戶部尚書

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

午丙

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二月

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

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

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

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

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

代宗

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誅謗貶之以杜鴻漸為劍南東

西川副元帥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戰于梓州敗走旰節度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

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為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温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排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

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

宜以官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笑者不可測也

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縉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京兆用第一

志斌

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

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

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

以陳少遊為

宣歙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

官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
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
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
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
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十一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
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
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
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
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
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口故事重刑覆奏
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
而縉縉載妻子皆伏謀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
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斷棺棄尸毀其廟主胡氏曰
元載王縉固有罪然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
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

驗虛實稱輕重而施刑焉亦奚以遷為哉今不詢在廷不
歸司寇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略直加以反逆之
罪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
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李峴殺程元振者而奉
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父立相位罪惡貫
盈平時薰蒸聒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
報仇之所為耶且劉晏素附中人魚氏之

夏四月以

楊綰常衮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
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咸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其盛即日省之
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范氏曰楊綰以
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
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
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胡氏曰郭公黎幹
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羨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
也謂幹寬有仙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楊威跋踞
之態者亦非也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
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
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

代宗

人家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胡氏日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推安能及此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崔旰入朝復使還

鎮旰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寬

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寧妻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徵李泌於衡

山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

為相泌固辭追謚齊王俊為承天皇帝上與李泌語及齊王俊欲

武之議成中興之業故薛故事贈太子即位曰吾弟首建靈

人所害曷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

志乃追謚俊曰承天皇帝胡氏曰肅宗殺俊代宗帝之皆

失也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六月幽州將

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

留後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共

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

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

而行希彩仰謁甚恭縉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

蕭昕使回紇回紇可斯死以昕為吊祭使回紇庭詰

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

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
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耶回紇慙厚禮之

內出于孟蘭盆賜章敬寺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

順門自是歲以為常八月吐蕃寇靈武○以王

縉領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王縉
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持功驕

寒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九月鳳翔都將

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鳳翔節度使
李抱玉使其

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

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

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

度使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
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
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
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相

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

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

又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誅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

酉日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

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

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文火果發

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

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

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子儀入朝魚朝恩邀
之遊章敬寺元載恐

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

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

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
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
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

嫁回紇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
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
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
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
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
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
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六月郭子儀徙鎮

邠州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
守河中朔方軍士父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
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冬十月杜鴻漸卒鴻漸
悉捕得諸其渠帥眾心乃定

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胡氏曰鄙哉杜鴻漸之貪
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

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倒或頽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
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
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簣而死君
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
身軀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以裴冕同平章

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髮首以為達哉以裴冕同平章

事十二月卒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
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
朝野陵海宰相每奏

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
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擇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
之上令載為方略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
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擢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
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
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
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皓密謀誅
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
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赦京城繫囚且曰北

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官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官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官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罷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罷度支

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揚

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元載既誅魚朝恩上

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益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謂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斗米以

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

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實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殺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河西隴右山南副元

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日河隴連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所難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顧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蠻酋梁崇牽據峽州與西原蠻連兵

攻陷城邑容州經略使王翊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驅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

難胡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冀藉聲勢亦可成
功勉從之胡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寧

三月河北旱米斗錢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

史大夫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

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須珽離間君臣

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

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

權內出制書以攝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

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

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

已卑乎胡氏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

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其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

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

言之而怒頌與珽之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

召百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肆諸市朝以韓滉判度

可矣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乎

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

耗混為入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

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

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混休之子也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回紇使者

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

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

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

月詔以朱泚代之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

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

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此為

節度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嵩子平年

晉以為帥平為許之既而讓其叔父萼

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萼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

十二將士

度使令狐彰卒

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負

賦未嘗關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

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遣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

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

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

不從舉家西歸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詔以勉代彰徐浩弟彥莫陳怵為羨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

驛奏優又屬薛邕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

其狀救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邵奏回紇使者辭歸

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稍肅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

匹馬皆驚瘡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

欲挽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胡氏曰古者國有馬政况為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

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

月益何患於乏既不脩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

民力其損秋八月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至是泚遣滔

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九月循

州刺史哥舒晃反○召郇模入見

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

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

北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冬十月

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

之而加平章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宿將史

事以褒之却之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

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

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

虜敗何以雪取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城罪不則再見任

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監州刺史李國

臣曰虜乘勝必犯邠幾我掩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

代宗

所掠馬麟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胡氏
 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
 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
 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
 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
 是已以武矣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奏請城原州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
 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

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
 盡藩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
 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羨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
 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
 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
 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
 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
 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
 書生語欲舉國從之
 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
 門戰士耗散存者什

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強十倍願
 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嗣之子華上欲固結其

心而承嗣益驕慢范氏曰齊景公諸侯也弟出而女於吳
 後世且猶羞之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
 苟欲姑息反以納侮卑替
 甚矣此公卿大臣之取也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

空賜爵肅國公謚大
 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
 聞之命撤土龍城膳節用七月兩

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
 疾請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
 犒其盛此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田承嗣誘昭
 義兵馬使裴

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萼帥衆歸承嗣承
 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
 郭子

代宗

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懸官一人不報條生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在焉

田承嗣陷洛衛州。詔諸道不得輒募

兵。二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

尚刻少恩軍士攻之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三月陝州軍亂

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物觀察使李國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殺庫物夏四月救賤田承

嗣發諸道兵討之

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表討之於是賤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

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正己攻德州按之忠臣進攻衛州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

東身歸朝寶臣正己會圍貝州承嗣出兵救之平盧士卒以成德賞厚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

忠臣聞之釋衛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滄州不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節度

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冬十月朔日食

○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蓋死無日

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

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堅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

志范氏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官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連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

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

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

代宗

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
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
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
聞宋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
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
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
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
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
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吐蕃寇涇隴李抱玉馬璘
等擊破之。○貴妃獨孤氏卒追謚貞獻皇后十一月

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嶺南節度

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

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初田承嗣既請入朝李正

夏五月汴宋軍已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

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
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内八州刺
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
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忠
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
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
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靈
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
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
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靈曜
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功讓之宋州
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殺之李勉被靈曜送京師斬之冬十二月涇原節度

使馬璘卒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

人宣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頓治喪事於內李
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

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子儀

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華州牙二月郭子儀

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暖尚昇平

天子不為公主志奔車奏之上曰此非彼所知彼誠如是

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

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夏六月

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暖數十

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川節度

使杜鴻漸請入朝廣為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

賂權貴元載擢其魚朝恩作章敬寺

兄弟皆至大官魚朝恩以賜

以資太后真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

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

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

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讓

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

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

葷血鵠漸亦以使蜀無恙餽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

曰佛言報應果有之耶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

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

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

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

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

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良

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

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真無福無禍

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

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

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舍父念母母乃恃

於人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

却之○十一月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冢

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

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

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
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
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
俸祿倍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
實封三百戶謂之常封及載經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
遂為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
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
公曰衮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
可深譏也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上方倚楊綰使釐革

弊政會縮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以顏真卿

為刑部尚書楊綰常衮薦之也九月以段秀實為涇

原節度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吐蕃

寇原坊州○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先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

奏秋霖損糶混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
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混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
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敷視之
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
損乃不仁如是乎敷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聞混將
鎮還奏瑞鹽如混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
應靈慶池時人醜之范氏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面
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
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共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欲
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與

冬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兵拒却之○以

李納為青州刺史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

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濮徐兗鄆
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法令齊一
賊均而輕擄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畏之是時田承嗣據
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
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
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

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宗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結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過觀之直原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與事爾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因循之謂乎

十二年春正月救毀白渠碾磴救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

田昇平公主有二醜請存之上曰吾欲殺之回紇寇太

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回紇入寇太原

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勉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繼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吐蕃寇靈州。夏六月隴右獻

猶鼠同乳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猶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表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

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

秋吐蕃寇鹽慶又寇

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八月

葬貞懿皇后上悼念后不已殯內冬十二月郭

子儀入朝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

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其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措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

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弱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

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

代宗

設張曇逐高郵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
助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
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
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
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合
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
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
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
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
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
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
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五

